

清明时节，鬼敲门

你听没听说过清明节鬼讲故事？没听说过，那就一起来吧。

不过，告诉你，千万不要回头，也许，暗中，那双眼晴就在你身后……

# 千万莫回头

紫薇朱瑾◎著

Do not turn around

# 千万莫回头

紫薇朱瑾◎著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万莫回头 / 紫薇朱槿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20-810-0

I. ①千…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107 号

## 千万莫回头

---

出版人: 田 辉

编 著 者: 紫薇朱槿

责任编辑: 史文良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发行部)

010-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mailto:cpp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开 本: 1230 × 880 1/32

印 张: 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810-0

定 价: 23.80 元

# 千万莫回头

Do not turn around!

- |         |       |
|---------|-------|
| 楔子      | / 001 |
| 第一夜 吃粮  | / 005 |
| 第二夜 鬼口  | / 015 |
| 第三夜 鬼船  | / 023 |
| 第四夜 骨降  | / 031 |
| 第五夜 召唤  | / 037 |
| 第六夜 椅子  | / 047 |
| 第七夜 甲冑  | / 053 |
| 第八夜 妖戒  | / 059 |
| 第九夜 影翠  | / 065 |
| 第十夜 空蝉  | / 073 |
| 第十一夜 荒夜 | / 081 |
| 第十二夜 鞋音 | / 089 |
| 第十三夜 前缘 | / 097 |



---

第十四夜 蛊惑	/ 105
第十五夜 镜鬼	/ 113
第十六夜 三日	/ 121
第十七夜 错缘	/ 129
第十八夜 黑伞	/ 137
第十九夜 红楼	/ 141
第二十夜 隧道	/ 147
第二十一夜 死斗	/ 153
第二十二夜 魔画	/ 159
第二十三夜 幻觉	/ 165
第二十四夜 谭异	/ 171
第二十五夜 猫怨	/ 177
第二十六夜 灵车	/ 181
第二十七夜 玩偶(上)	/ 187
第二十八夜 玩偶(下)	/ 195
第二十九夜 轮回(上)	/ 201
第三十夜 轮回(下)	/ 209
尾 声	/ 217

## 楔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今年的清明节还真是阴雨连绵，我一手提着酱油瓶，一手打着伞，诗兴大发地走在从超市回家的路上。

突然身后传来刺耳的摩擦声，我扭头看去，一辆拉满了货物的大货车在宽敞的大道上不成样子地左转右扭，就像是喝醉了酒。现在已经晃到了慢车道，正向路边人行道冲来，而在我身后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正站在路边，傻傻地看着车向自己冲来。

我来不及多想，一回身把小孩推开，却眼睁睁地看着货车向我冲来。就在那见鬼的车与我亲密接触的一刹那间，我突然觉得很冤：英明神武美丽动人的本小姐，怎么死得这么老套？

我的眼前一黑，货车、小孩子、大街、人群都不见了，我站在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的岸边上，一座比美国的金门大桥还要壮观气派的大桥屹立于江上，另一端仿佛探入了夜色中，遥不见尾。桥上灯火阑珊，人群拥挤，繁华忙碌。只是有一点奇怪，只见人从我这端上桥向另一端而去，却不见有从反方向过来的人。

没办法，我只好也踏上了桥，向对岸走去。那么多人，却鸦雀无声，

一个个表情平静，脚步轻盈地从我身边川流不息地过去。

在桥的尽头，人们排起了长队，秩序地从一道仿佛电子探测器的巨型拱门下经过，然后走到一边，从一个桌子上拿起一个碗，把里面的水一饮而尽，下了桥，走向前方的荒野。极目远眺，荒野和人群不见尽头。

这是哪里？这么奇怪，这么安静。我边想着，一步迈过那道拱门。门突然发出尖锐的电子声音，一个年轻的女孩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穿着时尚，眉目清秀，就是一脸错愕的表情，把我从人群中拉到一边来。

她围着我转了几圈，啧啧有声。我莫名其妙地看她，终于遇到一个能说话的人了，“这是哪里？这是怎么回事？”

女孩活泼地回答：“这河是忘川，这桥是奈何桥，我是孟婆，前方就是阴间。”

我差点一口口水喷了出来，“姐们儿，你开玩笑吧？愚人节四天前就过完了，今天是清明节啊！”

孟婆指着那些喝了碗中水的继续前行的人说：“这些亡灵们喝了孟婆汤，忘掉前尘往事，就可以重新轮回转世了。但你不可以，这门是测试亡灵们阳寿是否已尽的探测器。你阳寿未尽，还有一个月，所以警报响了，不过也真奇怪，很少有你这样的例子出现，莫非无常们提前把你拉来了？”

“很好！”此情此景，我有点相信她的话了，我咬牙切齿地说，“既然搞错了，那就把我送回人间，快点！”

孟婆摇头：“不行，你既然来了这里，要经过许多繁琐手续才有可能重返人间，这些手续绝对要花掉一个月以上时间，足以把你剩余的一个月阳寿全部消耗掉，所以与其你来来去去折腾，不如留在我这里，帮帮我的忙，熬足这一个月，等待轮回了。”

我当然不同意了，但在这里我说了不算，孟婆就算不拦着我，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来处一片虚无，去处一片荒野，跳入忘川里，我还不会游泳，怎么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听孟婆的了。

孟婆倒是好心，怕我闷着，于是跟我说：“你别觉得阴间可怕，其实这里有趣得很。我经常听一些亡灵的往事，比看电视看书有趣多了，你要不要也听听？”

鬼故事吗？而且是真实的发生在眼前这些亡灵身上的故事？这的确有点吸引我了。孟婆是神灵，这些亡灵不能开口，但她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听出他们的心声，于是我随手指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孟婆读出了她的故事。





## 【第一夜 吃粮】

“十人以下，男女各半，蒸白米饭一碗，碗用古旧的尤其好，杀雄鸡一只，淋血于饭中。众人围成一圈，绕饭行走，并口中或心中念：过往神灵，请来吃粮；若吃我粮，请解我难。不时，碗中鸡血漫出，立即铺白纸于地上，全体背过身去，一人提出问题，什么都成，听到碗破裂后，可以回头看纸上内容。一般是用鸡血写成。

切忌：问问题后在碗没有破裂之时回头；看完纸上内容要立即到十字路口焚烧，碗和粮要深埋至背阴处。不要让其他人看到纸上内容，不可透露纸上内容；其余人不可偷看纸上内容。

据说：纸上有解答但是也有条件，最严重是几天死。一般鬼吃了你的粮不会提太过分的条件，但是鬼也是冒了风险的，所以，如果你不执行或者没有达到它的条件，结果就很难说了。”

徐茵声音甜美地说：“游戏规则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王璐有点性急地挥了挥手：“哎呀，早在网上查到了，你别罗嗦了，快点进行吧。”

陈小喻推了推眼镜，不置可否，一副只是陪你们瞎胡闹的无聊表情。

张安安突然“哎”了一声，“我们只有四个女生，按规矩，还要四个男生啊！”

徐茵咬牙：“傻瓜，今天我们要求的事都很隐秘，怎么能找男生来？不用怕了，找男生不过是借他们阳气镇鬼而已，我不是已经给了你们天然玉石做的手串吗？戴上就行了。”

这个被称为禁忌的招鬼游戏是徐茵在网上查到的，因为担心这学期最头疼的三门功课挂科，所以她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最积极支持的却是王璐，她最近为情所困，所以想借这机会咸鱼翻身。张安安是随大流的性格，所以参与，最后只剩下不相信这些乱力怪神的陈小喻，拂不了同寝姐妹的面子只好来凑个热闹了。

碗是从小店里淘来的年龄比女孩们还大的旧碗，白米饭是晚上从学校食堂打来，新鲜的雄鸡血是徐茵在夜市里买来的，全部就绪。在午夜12点整，四个同寝室的大二女生偷躲在校园后面的山丘背阴处，徐茵亲手将一部分鸡血倒进了一个饭碗中，然后开始了这场刺激的招鬼游戏。

四个人转了三四圈，但饭碗中的鸡血动也不动。张安安嘲笑：“徐茵，你从哪里查到的半吊子游戏啊，骗人的吧？”

午夜时分，小山丘上十分安静，可以说徐茵和王璐是相当地聚精会神，张安安这一说一笑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把她们俩都狠狠吓了一跳，徐茵恼火地瞪了张安安一眼，刚想嘘她，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声从不远处响起，把四个人都吓得一颤。王璐壮着胆把手电照过去，两轮绿幽幽的光球正在紧紧地盯着她们，原来是一只蹲在树梢上的猫头鹰。

这厢惊魂未定，那边又一声喊：“动了！”一直较为冷静的陈小喻第一个转头，发现这时碗里的鸡血慢慢上涨，眼见要漫出碗沿了就喊了一声。于是没人再关心那只发出恐怖叫声的猫头鹰。离饭碗最近的张安安急忙把准备好的白纸铺在碗前方的地上。

大家都背对着碗站立，排成一圈。王璐和徐茵一个最热心，一个是发起人，但到了这时候反而扭捏起来，你推我让，最后一致同意让张安安先试。

张安安无可无不可，于是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大仙，能让我发财吗？我最近很缺钱。”

碗破裂的声音几乎在她说完最后一个字的同时响起。张安安惊讶地转身，发现白纸上写着几个字：“可。一周内每晚12点在此埋一百元钱。”

字像是用毛笔蘸着鸡血写的，笔迹潦草，难以辨认。

张安安把纸揉成一团，瞪大了眼睛，有些郁闷地问道：“这是开玩笑吧？我有七百元钱做什么不好，扔地里发霉啊！”旁边的三个女孩不知她在说什么，见张安安哭笑不得的样子，倒感觉蛮有趣的。张安安拿火柴，在山上十字小路路口把纸烧了，然后用小铁锨把属于自己的这份鸡血并且已经大半蒸发的米饭和碗埋在了背阴处。

陈小喻不玩，所以接下来是徐茵。她重新拿来一碗新的米饭，浇上鸡血，大家重新转身。徐茵小声说：“请让我以后每次考试都顺利过关吧，大仙。”

身后一直非常安静，没有碗破裂的声音，完全不像回答张安安时那么爽快。徐茵极其迷惑，缓缓转身，在手电的光线下，可以看到白纸的上头有一小团灰雾在不停旋转，极像是在思考或是犹豫。被手电这么一照，灰雾突然静止了下来。徐茵毛骨悚然，有种被灰雾恶狠狠瞪着的感觉。似乎在刹那间，灰雾猛地扑向徐茵的脸，她惊呆了，完全来不及反应，灰雾扑到她的脸上消失掉了，徐茵摇了摇头，完全没有感觉，真是怪异极了。

白纸上仍然是空白的。徐茵想到游戏禁忌，握着纸，脸不禁白了。她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要怎么办。见她半天不说话，王璐着急了，背着身问道：“茵茵，你成了没有，别耽误时间啊！”

猫头鹰突然又尖厉地叫了一声，仿佛在警告，也仿佛在嘲笑。徐茵低声咳嗽，迟钝地把白纸拿去路口烧掉，把上面鸡血丝毫不少的米饭和碗埋了起来。

不能说,也不能打听,谁也不知道徐茵犯了禁忌,还以为她此时的恐惧是因为得到了不好的答案。王璐冷笑:“你每天少打扮半小时,用在学习上,肯定会过关的,不用担心了。”她有些困了,急着继续进行游戏。重新前面的步骤,待鸡血漫过碗沿后转身,顾不得大家笑话,大声地说:“我想让篮球队长高颜爱上我,大仙,可以吗?”

十多秒过去,没有动静。猫头鹰连声尖叫,像婴儿的啼哭,惨人的很。王璐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石头扔向猫头鹰,石头准头稍差,猫头鹰扑棱了一下翅膀,并没有飞走。

身后立刻传来碗破裂的声音。王璐又惊又喜,立刻转身,发现白纸上在手电光下发出深褐色的字样:“可。死。车。”

王璐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嘶叫着:“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为什么要用命来换?”

这一叫,谁也顾不得禁忌了,都惊得回过头,看王璐手中的白纸血字。猫头鹰又叫了一声,突然展翅飞走了,荒山空寂,只剩下四个惊惶失措的女孩。

这一夜没有谁能安睡,早上起来时,每个人都顶着黑眼圈,一脸世界末日到了的表情看着同伴们。徐茵睁开眼后,觉得眼睛有点发痒,她揉了揉眼,再看东西,似乎有些模糊,过了好一阵,视线才清楚些,但总感觉世界变得有些灰暗。她看着对面的王璐,觉得王璐今天有点不一样,似乎整个人被一层灰雾笼罩着,变得影影绰绰。

“怎么办?”昨晚的招鬼游戏显然非常失败,而且还惹祸上身。张安安和徐茵也把自己遇到的情况说出来,显然,张安安的情况算是最好的,徐茵犯了禁忌,王璐更是要被鬼索命了。

“你们真相信这个?”陈小喻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徐茵反问:“那么纸上的血字是谁写的?”

一上午,四个臭皮匠讨论出了结果。这段时间大家要小心行事。王璐的事最严重,似乎预言中她的死会与车有关,那么这段时间小心避开

大小马路和一切与车有关的事情。张安安坚持一周内每天晚上去把一百元埋到地里,大不了就是损失七百元钱。至于徐茵,天知道她的事怎么解决,到时见招拆招吧。到此时,仍然没有人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绝对不能玩的恐怖游戏,一个绝对能致命的恐怖游戏。

第一天就在大家的惴惴不安中安全度过了。晚上12点,张安安拿一百元埋在昨晚玩游戏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大家平安无事地睁开眼睛,小小地松了一口气。徐茵的眼睛更痒了,看到王璐背后的灰雾更浓,似乎有了模糊的形状。但大家都没有看到王璐背后有什么,徐茵的大惊小怪反惹得王璐不高兴,嫌她忙中添乱,自己吓自己。但徐茵走出宿舍,看到晴朗的天空,还有校园内似乎许多地方都有浓淡不一的灰雾存在,有人从这些灰雾中穿过,灰雾散开又重聚,没有人看到这些奇怪的灰雾。

张安安的愿望似乎实现了,今天收到学校发的奖学金五百元,算是小小的意外,她喜出望外,晚上请大家到校外的小馆子吃了一顿,决定12点再去埋一张百元大钞。

在临睡前,徐茵对着镜子看了看眼珠,瞳孔的外缘上似乎多出一圈淡灰色的影子,她滴了几滴眼药水,心中有些不安。姐妹中,王璐心情是最差的,因为显然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高颜对她仍然视而不见。

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张安安仍然是宿舍里最幸福的一个,前一天收到家里因庄稼丰收而寄来的额外生活费一百元,后一天又被校财务处退回多收的生活费一百元。徐茵的眼病发展得更古怪了,那圈灰色的影子更浓了,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大的灰瞳孔套着一个小的瞳孔。去找校医,校医却说她的眼睛完全没有问题,健康得很。

走在校园里,那些灰雾不见了,但徐茵总感觉有些怪异,说不上来什么原因。王璐今天跟一个有些眼熟的女孩形影不离,那女孩短发,容貌俏丽,就是脸色不太好,总阴郁着脸,所以站在王璐身边沉默着,王璐

因为总惦记着死亡预言的事,所以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奇怪地来来去去,像是连体婴儿一样。

徐茵仍然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显然家境不太好的张安安好运连连。在玩招鬼游戏的第五天,张安安收到社会捐助一千元,这令她兴奋到了极点。王璐仍然没有得到高颜的青睐,这令她突发奇想,或许鬼没有达到她的要求,也不会索命了,这样一想,又令王璐开心起来。

因收到了社会捐助,张安安兴奋地居然忘了在当天晚上12点去埋钱。第六天早上醒来时,她想到这个问题,有些懊恼。现在算算,从玩游戏之后,她已经额外得到了一千七百元,去掉埋在山上的四百元,净赚一千三百元。她之前查过,每一次去埋钱时,前一晚埋的钱都消失不见了。王璐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既然高颜没有爱上她,那么说明游戏失败了。张安安收到的钱并不是凭空生出来的,都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出出现的,可能是因为巧合正好凑到这几天来了而已。

被王璐这样一说,张安安也感觉有几分道理,再加上反正昨晚已经忘了去埋钱,干脆就此作罢,还能省掉三百元,这一千多元也够用很久了。

可是徐茵仍然感觉到不对劲,当王璐准备离开宿舍去上课时,那个短发女孩又出现在门口,等着与王璐一起离开。可是她们之间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默默离开,那种氛围,实在是诡异。于是她开口问道:“璐璐,你身边这位同学是刚认识的吗?”

王璐很奇怪地白了她一眼:“徐茵,不要开玩笑,这两天我已经够紧张了,别太过份了。”她生着气匆匆地赶着去上课而离开了,留下满脸惊愕的徐茵和一直在暗中观察这一切的陈小喻。

第六天显然是一个转折点,一切噩梦都从此开始了。徐茵在校园里看到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他们或立或卧,嘻笑怒骂,行为怪异,但旁边的人却视而不见。他们不与别人接触,自得其乐。一个女孩坐在草坪上垂

头发呆，一个被踢出界的足球从天而降，穿越了女孩的身体，滚到了别处。

徐茵张大了嘴，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身体能被足球穿过的女孩。女孩终于抬起头，清秀的脸庞，对着徐茵笑了笑。徐茵尖叫着逃走了。

“我能看见鬼魂！”这天中午，徐茵对陈小喻私下说出这段时间自己眼睛的异常。从她在碗破裂前转头犯忌时说起，直到上午见鬼的恐怖。

“如果你看到悬在纸上的那团灰雾就是鬼的话，没来得及回答你的问题就被你发现，那么会不会愤怒地附上了你的身，你的眼睛……”陈小喻指着徐茵那看起来似乎很正常而徐茵自己看来是重瞳的眼睛。

“那我该怎么办？”徐茵恐惧起来，这推测似乎很合情理。陈小喻摇头，“我也不知道。”

下午，校办找到张安安，说那笔社会捐助弄错了，不是发给她的，于是把一千元钱追要回去。张安安已经拿这钱和自己攒下的钱合起来买了一台电脑，手头紧张，只得找同学东拼西凑了一千元还给校办。这时她后悔莫及，认为是自己昨晚没有满足鬼魂的要求，所以鬼魂生气，把钱讨回去了。

王璐似乎因为生气，一直到晚上熄灯时间还没回来。徐茵和陈小喻一直想等她回来谈谈这个严重的问题，但由于太困，不知不觉中都睡着了。

张安安在午夜12点时独自上了山。那只猫头鹰还在那里，慢一声紧一声地尖叫着。张安安挖开埋钱的坑，却惊讶地发现以前埋在这里而且消失了的四百元钱全部出现了，钞票皱巴巴的，似乎被使用过，而且她可以发誓这些钱原来都消失了，不在坑里了。难道鬼魂把她孝敬的钱全部退还回来了吗？张安安把剩下的三张百元大钞全部塞进坑里，跪在地上诚心祈祷，希望鬼魂能原谅她的过错。

猫头鹰仍然厉声尖叫着。闭目祈祷的张安安没有注意到以自己为



中心的地面外围正在凹陷并逐渐向四周蔓延。几秒后，地面突然无声地陷了下去，张安安落进了埋钱的坑里，只发出半声惨叫就被翻滚的泥土淹没，再不见踪影……

没有人注意到张安安的失踪，大家都以为她提前去上课了。凌晨才回来的王璐却兴高采烈，今天校队要组织一场与外校的篮球对抗赛，昨晚身为学生会干事的她应邀帮忙装饰运动馆，还答应高颜要求做他今天的助理帮忙打理比赛期间的送水擦汗之类的杂活，这令她非常高兴，所以非要拉着早上没课的徐茵和陈小喻一起去看比赛。

在半路上她们遇到了高颜，一起前往运动馆。徐茵和陈小喻想找个安静地方好好跟王璐谈谈这个问题。在经过教学楼时，王璐不知怎么着，抬头发现六楼窗口有个亮闪闪的东西半倾斜着，被风一吹，摇摇欲坠。高颜正好走在那东西的下面。

“危险！”王璐大叫着扑过去推开高颜，正在此时，那东西被强风一刮，打着滚儿掉了下来，正好砸在王璐头上。

那是一辆沉重的金属车模，属于某个教师的收藏品，正好砸破了王璐的头。当校医赶到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高颜震惊之下，跪倒在王璐身边痛哭起来，是她救了他的命。

徐茵傻傻地站在那里，感觉双眼像火一般灼烫。那个与王璐形影不离的短发女孩突然出现在尸体旁，对着王璐冷笑不已。来来往往的校医和保安对她视而不见甚至有人穿越过她的身体。

徐茵倒吸一口冷气，她终于记起这个面熟的女孩是谁。那是一个大三女生，去年因为向高颜当众表白被拒，羞忿下跳楼自杀。

这是一个鬼魂！一个阴魂不散伺机报复的鬼魂，一个被招鬼游戏招来的对想接近高颜的所有女孩都深恶痛绝的鬼魂。是她开出了用命来换取高颜的爱这样的条件。现在，王璐为了高颜而死，他的确永远不会忘记她了，这不是比短暂且不可靠的爱更加升华了吗？

徐茵指着鬼魂，颤抖着声音：“她……她……”双眼痛得流出了血